

---

法 記 德 著

# 伪 币 制 造 者

法 記 德 著

ANDRÉ GIDE  
LES FAUX-MONNAYEURS

本书根据 Gallimard 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共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伪币制造者

〔法〕纪德著

盛澄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6 字数 262,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31—46,200 册

书号：10188·327 定价：(五)1.40 元



## 出版说明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生于一八六九年，死于一九五一年，一生著有小说、剧本、诗集、论文、散文、日记、书信集多种，其中著名的有《地粮》、《背德者》、《窄门》、《梵蒂冈的地窖》、《田园交响乐》、《如果种子不死》、《伪币制造者》、《刚果纪行》、《新粮》、《从苏联归来》等。一九四七年，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纪德的早期作品带有象征主义色彩，不久即摆脱象征主义影响，以后作品竭力宣扬虚无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张崇拜人的自然本能，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许多青年不满现实，但对前途又感到迷惘，精神空虚，他们在纪德的作品中寻求安慰，纪德成为颇有影响的作家。

纪德在一九二五年去赤道非洲旅行，目睹黑人的悲惨生活，写成《刚果纪行》，对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表示愤慨。从此纪德开始接触社会和政治问题，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表示赞同共产主义，并且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有人称他为“转向”。纪德自己却说：“我并没有转变我的方向，我永远在朝前进。”一九三六年他应邀访问苏联，回来后写了一本小册子《从苏联归来》，批评了当时苏联的一些现实情况，因此受到进步舆论的责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纪德移居突尼斯。

《伪币制造者》是纪德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根据作者的日记，纪德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就开始企图写这部作品，一九二一年

十月正式动笔，一九二五年六月脱稿，一九二六年二月出版；前后共花五六年时间，可见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重视的程度。

《伪币制造者》在写法上有些别致，当中穿插了书中一个人物小说家爱德华的一些日记，而这个爱德华也正在写一部叫《伪币制造者》的小说；但是，虽然全书文字夹叙夹议，枝节横生，而爱德华的小说究竟是什么内容书中也始终没有交代，可是全书的情节发展还是比较清楚完整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刻画得也较为生动。同纪德的其它小说相比，《伪币制造者》描绘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现实面，多少反映了本世纪初法国、主要是巴黎的若干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和精神面貌，使人能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一些时代气息。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部小说处处都表达了纪德的思想观点，爱德华的身上就有纪德的影子。我们出版这部小说主要是想供我国文艺工作者阅读和研究之用。

本书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曾出版过盛澄华同志的译本，这次即根据这个版本重新排印。盛澄华同志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已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此次重排，我们仅对个别文字和有些注作了些修改，并将人名地名等依照目前译法做了统一。原版本中的“译者序”和“人物对照表”略去未收。

编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谨以这第一本小说献给罗什·马丁·

杜·伽尔<sup>①</sup>，作为我们深切的友情的纪念。

——A·纪德

---

① 罗什·马丁·杜·伽尔(1881—1958),法国作家。

# 目 次

## 第一 部 巴 黎

一	卢森堡公园	3
二	普氏家庭	9
三	裴奈尔与俄理维	24
四	在巴萨房伯爵家	34
五	文桑在格里菲斯夫人处重见巴萨房	42
六	裴奈尔之觉醒	52
七	格里菲斯夫人与文桑	56
八	爱德华返巴黎 萝拉之信	62
九	爱德华与俄理维重逢	72
十	裴奈尔与行箱	76
十一	爱德华日记：乔治·莫里尼哀	80
十二	爱德华日记：萝拉结婚	89
十三	爱德华日记：首次访问拉贝鲁斯	111
十四	裴奈尔与萝拉	121
十五	俄理维在巴萨房家	131
十六	文桑与格里菲斯夫人	137



十七	朗部耶夜话	· · · · ·	143
十八	爱德华日记：再次访问拉贝鲁斯	· · · · ·	150

## 第二部 沙 费

一	裴奈尔寄俄理维的信	· · · · ·	163
二	爱德华日记：小波利	· · · · ·	168
三	爱德华发表他对小说的意见	· · · · ·	176
四	裴奈尔与萝拉	· · · · ·	190
五	爱德华日记：与莎弗洛尼斯加谈话	· · · · ·	199
六	俄理维寄裴奈尔的信	· · · · ·	206
七	作者对其人物之检讨	· · · · ·	214

## 第三部 巴 黎

一	爱德华日记：俄斯卡·莫里尼哀	· · · · ·	219
二	爱德华日记：在浮台尔家	· · · · ·	229
三	爱德华日记：三次访问拉贝鲁斯	· · · · ·	239
四	开学	· · · · ·	246
五	裴奈尔应试毕重逢俄理维	· · · · ·	253
六	爱德华日记：莫里尼哀夫人	· · · · ·	267
七	俄理维往访阿曼·浮台尔	· · · · ·	274
八	亚各诺脱同人聚餐会	· · · · ·	281
九	俄理维企图自杀	· · · · ·	295
十	俄理维恢复健康 爱德华日记	· · · · ·	300
十一	巴萨房接待爱德华，随又斯托洛维鲁	· · · · ·	310

十二	爱德华日记：爱德华接待杜维哀，随又普罗 费当第 . . . . .	321
十三	裴奈尔与天使 . . . . .	330
十四	裴奈尔在爱德华家 . . . . .	336
十五	爱德华日记：四次访问拉贝鲁斯与乔治谈话 . . . . .	341
十六	阿曼往访俄理维 . . . . .	352
十七	壮士同盟会 . . . . .	363
十八	小波利自杀 . . . . .	371

# 第一部 巴 黎





“这该是听到走廊上脚步声的时候了，”裴奈尔自语着。他抬起头，静听。但不，他父亲和他哥哥都还在法院办公，他母亲访客去了，他姊姊在听音乐会，至于那顶小的，小卡鲁，在学校寄宿，不能每天出来。裴奈尔·普罗费当第留在家里拚命准备他的会考，他眼前已只有三个礼拜。他家里人尊重他的孤独；可是魔鬼不答应。裴奈尔虽已解开上衣，但他依然透不过气。从那靠街的窗口直一阵阵地冒进热气来。他额上已成水流。一粒汗珠直沿着他的鼻子滚下来，快要掉在他手中的一封信上。

“简直象在装哭，”他想，“但流汗总比流泪强。”

是的，那发信的日期是个明证，不容置疑，信中所指的必然是他自己——裴奈尔，信是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十七年前的情书，而且是未经署名的。

“这缩写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V，但也可认作是N……如果直接问我母亲是否妥当呢？……不如给她留个面子吧！我不妨任意想象就说这人是个王子。再，纵使我打听到我自己是个穷汉的儿子，那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正足消除自己怕象父亲的顾虑。一切探究徒添麻烦，只要能求解脱，别的全可不管。别再问根究底。再者，我今天所知道的也已足够了。”

裴奈尔把信叠起。这信和一束中的其余十二封同样大小。

他不必把那扎信的红丝带解开，他只把抽出的信重又插入原来的位置。他把这束信重新放回盒子中，把盒子收在柜子的抽屉中。抽屉未经打开，他刚才是把抽屉中的秘密从顶上取出的。裴奈尔重把柜面断了的铰链放正，轻轻地，小心地，把原有的那块沉重的白石台面盖上，又把台面上的两盏水晶烛台以及他方才拿来修理着玩的大摆钟放好。

摆钟正敲四下。他已把时间拨准。

“六点钟以前咱们这位大法官和他的少爷大律师是不会回来的。我还可以有时间来安排。必须使咱们这位大法官到家就发现他写字台上这封漂亮的信，这封我通知他出走的信。但未动笔以前，我必须先把精神振作一番——同时必须找到我亲爱的俄理维，为的使我至少暂时能有栖身之所。俄理维，我的朋友，这正是时候让我来一试你的诚意，同时对你也正是向我表白的一个机会。已往在我们友情中可喜的是我们始终用不着彼此借助。当然！他人能愉快地为你效劳的事，求之自不难启齿。麻烦的是俄理维不会是单独在那里。不管，我总有方法把他引开。我要用自己的镇静使他吃惊，只在最奇特的境遇下我自己才感到最为自然。”

裴奈尔·普罗费当第住的那条T街贴近卢森堡公园。每星期三下午四时至六时他的几个同学惯在公园中那条临美提契喷泉的小道上见面。他们谈论艺术，哲学，运动，政治与文学。裴奈尔走的很快，但当他经过公园的铁栅时，瞥见俄理维·莫里尼哀，他立刻就把脚步放慢了。

无疑由于天气太好的缘故，那天聚会的人数比平时更多，有些新参加的裴奈尔还不认识。这些年轻人当着别人面前，没有一个不显得象在做戏一样，几乎完全失去自然。

俄理维看见裴奈尔走近就脸红起来，赶紧离开和他谈天的一位少妇，独自躲远了。裴奈尔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他特别不愿显出自己专在找他，有时他竟装作没有瞧见他。

裴奈尔要接近俄理维必须遇到好些熟人，他也不愿显出专在找他，便滞呆起来。

他同学中有四位正围着戴夹鼻眼镜、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杜尔美。后者显然比他们年长，他手上拿着一本书。

“你说怎么办？”他象特别在对其中之一说话，但因为其余的人也都听着，自己显然觉得非常得意。“我已念到第三十页，但竟不曾发现一种颜色或是一个描写的字。作者在讲一个女人，但我连她穿的衣服是红色还是蓝色都不知道。在我，很简单，如果没有颜色，我就看不到什么。”为了夸张起见，同时更由于感到别人对他已不象刚才那样认真，他就坚持着说：“绝对看不到什么。”

裴奈尔已不再注意这位滔滔谈论的人，但觉得立时跑开也不相宜，便听着另一些在他身后的人争论，其中之一坐在长凳上看《法兰西行动报》<sup>①</sup>。俄理维离开那个年青的女人以后也已加入到这个集团来。

在这一群中间，俄理维·莫里尼哀是显得多么严肃！可是他却是最年轻的一个。他那几乎还带孩子气的脸和他那目光，衬托出他早熟的思想。他容易脸红。他是温柔的。虽然他对任何人都很和气，可是总有某种内在的缄默与腼腆使他的同学们不易接近。这使他很感痛苦。没有裴奈尔，也许他会更感痛苦。

象裴奈尔一样，俄理维，出于礼貌起见，对同学中的每一群

---

① 《法兰西行动报》系当时法国最右倾的报纸。

敷衍了一阵，实际一切他所听到的全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靠在那个在看报的肩上，裴奈尔并未回头，但听他在跟那人说：

“你不该看报，那会使你头胀。”

那人嘲讽地说：

“在你，人一提到莫拉<sup>①</sup>的名字你就头痛。”

于是第三个人嘲弄地问道：

“你觉得莫拉的文章有趣吗？”

先说话的那一个就回答：

“使人头痛！不过我认为他是正确的。”

于是，是第四个人，那人的语声裴奈尔辨别不出来：

“在你，只要一切不使你头痛的东西，你就认为不够高深。”

先说话的那一个反诘说：

“如果你认为笨货就配跟人开玩笑的话！”

“来吧！”裴奈尔突然拉住俄理维的手臂低声地说。他把他带开几步：

“快回答我，我还急着有别的事呢。你不是对我说过你和你家里人不住在同一层楼吗？”

“我曾告诉过你我的房门正对扶梯，在到我家的半楼上。”

“你说你弟弟也睡在那儿？”

“乔治，是的。”

“就只你们两人吗？”

“是的。”

“那小东西能不作声吗？”

---

<sup>①</sup> 莫拉，〈法兰西行动报〉主编。



“当然可以办到。但究竟是什么事？”

“告诉你！我已脱离家庭，或者至少今晚我就离开家里，我还没有打算究竟上哪儿去。就只今天一个晚上，你能留我住宿吗？”

俄理维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他的情绪是那样紧张，竟使他不敢正视裴奈尔。

“是的，”他说，“但不要在十一点以前来。妈每晚下楼来跟 we 们说晚安，以后就把我们的房门上锁。”

“那怎么办呢？……”

俄理维微笑……

“我另外有一把钥匙。要是乔治已经睡了，你就轻轻敲门，免得把他惊醒。”

“门房肯让我通过吗？”

“我先关照他。啊！我和他处得很好。我那房门的钥匙也是他给我的。回头见吧。”

他们也不拉手便各自跑开。裴奈尔一面走远，一面想着他那封待写的信，那封法官回家时就会发现的信。这方面俄理维就去寻找吕西安·贝加，因为他不愿别人只看到他和裴奈尔单独在一起。人们都和吕西安相当疏远，俄理维要不更爱裴奈尔的话，一定会很喜欢他。裴奈尔与吕西安两人的性格适恰相反，前者勇毅，后者畏缩。他看去很柔弱，他象只凭借情感与精神去生活。他很少敢自己先找别人，但一见俄理维走近，他的欣喜实难言喻。若说吕西安能诗，别人一定怀疑；我相信只有对俄理维，他才肯透露他自己的计划。两人并肩跑到公园的石阶边。

“我想写的是叙述一个故事，”吕西安说，“但并不是关于某一人物的故事，而是关于某一地点的故事，——就以这公园中的